

羊

蕭

軍



新版前記

蕭軍

俗語說：「孩子是自己底好；莊稼是別人底好……」；又說：「文章是自己底好……」，我覺得這話說得確是很入情——不一定入理——僅從自己一點體驗來證明，就很佩服發明這句話人底聰明和「偉大」！

最近自己底一個孩子死了，除開對已死的總覺得她是所有的孩子中最可愛、最聰明……的以外，對其餘的竟也破格地寵愛起來了！雖然他們在別人眼中也許是「不成器」底存在，但自己還是願意他們能够活下去。——我就是以這樣的心情來翻印這本小說集的。

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——於哈爾濱臨街樓上。

目 錄

職 業.....	一
櫻 花.....	三五
貨 船.....	六一
初 秋 的 風.....	八九
單 中.....	一一一
羊.....	一四三

職業

噓嗽着，使下巴儘可能埋向外套的領子裡；同時把帽子拉了又拉，企圖要兩個耳上沿一齊插向裡面去。這却沒能够，頭髮太長了：所有帽子的餘閒全被佔了去，也只好這樣，讓它們同鼻子一樣吧，先露在外邊。

在我每次出去，這是全要照樣準備的。看守宿舍的老頭子，他也是每天照樣站在我的近邊——大約總是一般地遠近——倚着門邊的一張牀，樣子像在監察着我，但可不是。一直等到我準備好了一切，他總是照例說這樣的話：

「李先生，請早去早回來，天太冷！開門閉戶不容易啊！」

他用手揩拭鬍鬚上的鼻涕，有時候也用衣角拭擦自己不斷流淚的眼睛。我呢，我也知道

這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所以每天總是抱歉樣的向他說：

『老頭，真對不起你，等着我有了職業就好了。我一定……』

一定怎樣呢？始終也沒作過結語。接着總是「一定」幾聲不能遏止的嗆嗽。好在，老頭子也從沒問過這「一定」後面應該埋些什麼。看樣子連想似乎他也沒想過。

『好啦，等他們全回來你也就安心睡吧！今天晚上我也許不回來；要回來就早回來——』

——啞——啞……」

好容易使嗆嗽停止下，而後向老頭子作了一個通常的手勢，要他關好了門。老頭子今天却沒有照着作。還是呆板的立在原地方。那張沒有表情，充滿摺皺的臉却順着燈光轉了向。我回頭看他，他在用手抹着鬍子說：

『聽見嗎？沒有事就早點回來呀！屋裡怎也比街上暖和多了。啊！年青的人，身板就是這樣不濟……』

老頭子的說話，我沒有回答。也不能回答。回答也沒什麼必要。這話，和從前門縫裡射出來的燈光一樣，很快在我的背後消滅了——也是在我的記憶裡。

大門位置臨着「砲隊大街」的盡頭，方向向東。這裡所說的門，是沒有門扇的。祇是三根木方架成，樣子像日本神社的牌坊。不過這是常有被風吹倒的危險呢！

一走出院子的範圍，從松花江上——江與這條街組成丁字形的關係——掃過來的西北風，很快就能把你的每顆毛孔吹透！手在兩隻衣袋裡，緊緊攢攢着。衣袋裡本來就空着的，這時候好像更擴大一點，拳頭孤另的懸在裡面，實在不調協——一種惡心像要嘔吐，勉強遏止着，可是嗓子又開始搔動——眼睛爲了剛才噙噙出的淚水還沒有乾，新的淚水又開始出現了。鬧得看路全有點朦朧。睫毛怕是要黏凍在一起。眼睛也不敢闔一闔，新的噙噙迫脅着我，不得不暫時蹲下身子。這樣可以減了些江風吹打的面積。待到把應該嘔吐的東西嘔吐出來以後，用衣袖拭一拭企圖要黏結的淚水……這樣站起來，還沒等待身子恢復到直立的程度，新的惡心，新的噙噙又重新開始！一直立起蹲下鬧了這樣五次，到額上沁出一些汗的時候，纔算安寧一點。於是才踏着新落過雪的大街，再向H君住處進發。

不同的，今天走路的腿也有些兩樣了：輕快，有力……吱喳吱喳……雪被鞋底輾軋的聲音，也響亮了許多。這是一年來心裡從來沒有過的充實和安寧。我想着，見了H君先不要

向他說我已經找到了職業。最好先使他猜，猜我有了什麼幸運的事情，並且應該和他打個小賭，他輸了，然後再說給他。這樣他一定要更高興吧？是的，進門我一定要裝作意外幸福的樣子，和平日完全不同，使他吃驚，吃驚得放下他的筆桿來詢問我。他的眼睛一定要閃光：他可以拿這故事做題材，寫一篇很好的小說，賣了錢那一定要請我吃很好的東西啦……他也曾很關心過我的職業……

路途的距離並不算近，至少也有三里左右的光景。如果在每天走起來還怕不止這個數目。這裡的路燈不如「中央大街」那樣繁多，也沒有大商店。雖然在街角也有些賣紙煙的店鋪；或是小酒館等類……實在他們並不肯浪費了電力，同大商店那樣來照耀當街。吝嗇得連門燈全沒一盞。有的從窗子透出的一點光亮；那還要經過塗滿蒸汽和沒有解冰的玻璃。在我還有錢的時候，不，那是說在我還有職業的時候，也常常到這類小店鋪裡買些什麼，如胰子，牙粉一類的東西。還有時也到那個小酒館裡喝半盃酒，吃一片灌腸。那裡面的酒客，多半是「露西亞」的浪人，老年的乞丐，「吉卜賽」女人，沒有到成年就吸食「海羅英」變得蒼白細瘦的孩子們……他們幾乎全數要藉了買一盃或半盃燒酒的顧客的資格，在那裡取暖到半夜。如

果較闊氣的酒客多些呢，他們就要被店主人暫時請出去，到街上或是什麼地方走一走。不必耽心，這時間總不會隔很久的，他們會一個也不缺少的重新返回來。喝了酒他們也有精神唱歌，腳打着地板響出咚咚……的聲音。這樣一直要挨到酒館宣佈閉店的時候。在門外他們還相互打着招呼，才分頭跑去。至于他們全跑向那裡去呢？這我却從來沒想詢問過。不過那時我是有很溫暖的寄宿舍，與現在住的完全兩樣——也沒有那樣一個老頭子——但也常常在那裡一直留到半夜纔回來。

這是去年冬天的事了。現在那個酒館還是照樣，窗上閃出近乎焦黃的燈光，人影也還是來回的走動，就是那個大個子，生着絡腮鬍子的酒館掌櫃，並且也還清楚記得。每次去他總是和我握手——那時我有職業，知道嗎？我的樣子在那酒館裡，已經够得上闊氣了。雖然僅是每月三十元錢的書記，並且每次祇喝半盃酒，吃一兩片灌腸，有時也吃幾個肉包子，喝一盃茶……不過從來沒吃過一次午飯。可是無論那酒館客人上得怎樣多，我却一回也沒被請出。過那時我真是有幸福的呢！不知道現在是否還能够享到這樣優待權利？自從沒了職業後，連一次也沒去。那酒盃，灌腸……生疏了啊！這是一年前的事了，大約總能有一年？

喝酒並不是我所愛好的，在有職業的時候，每月還要到醫生那裡檢查一次，照例他要說：『多休息，不要喝酒；也不要吃煙，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，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……』檢查完了照例我也就給他三光錢。這樣在我三十元薪水中，每月總要抽出十分之一去看醫生。有時候他也給我開些滋補藥品的名字，什麼「魚肝油」一類的東西也吃過兩瓶。後來我覺得這事太麻煩，從他那裡出來便順手將那洋文寫得蠻漂亮的處方撕成細碎，不負責任地拋開牠。最終簡直就不再去檢查了，把省下來的檢查費，便零碎在這個酒館裡來消費了牠。那時我想：醫生爲什麼會說這些浪費的話呢？我祇問問他最近能死不能死？或是怎樣就完了。休息和我有什麼相干？他許是不知道像我這類人，休息就會挨餓的嗎？後來我知道是自己錯怪了醫生。醫生爲了他的職業，只要遇到生着我這一類病的人他便應該這樣說：『多休息，不要喝酒；也不要吃煙，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，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……』

這也是一年多了，沒經過他的檢查。不知道程度進展得怎樣了？等着吧！我不是有職業了嗎？——今天二十五——明天上班，就打算到一號這五天白幹，從一號總該有薪水的吧？那時到月底就有三元錢多餘，還是應該到醫生那裡檢查一下。當是這樣下去一定不行的啦

！一定應該振作一下，至少該把病弄好了，再不要違背醫生的話才對。不是還很年青嗎？爲什麼讓老頭子笑話我呢……見了H君一定也把這個計劃說給他……

江風，不再那樣苦苦的從我背後吹打了。這已經快接近「中央大街」的中端。只要轉過街角不到幾十步，至多也不能超過百步，就是H君的住所。那個青年管門人是熟識我的，他不至拒絕給我開門吧？夜還不能算深。

「噫！請你把門開開，我要到H君家裡去。」

「這時候還串門呢？」管門人全部臉和嘴巴被帽子和太鑒的皮領快侵佔完了。祇留着兩隻眼睛，一隻鼻子和一張說話的嘴。皮領上深深凝結着白色的霜，他好半天才把門弄開。我的噲噲又重新開始。同時爲了管門人的皮領和帽子的引誘，自己的耳朵和鼻子也似乎恢復了感覺。因爲疼痛得難堪，便頻頻踏動我的腳。

「要走就早些走啊！太晚了是沒人給開門的。我們的主人有命令，年頭太亂，好人壞人不容易分辨……」

「噯噯！」我答應着，同時想這傢伙爲什麼今天這樣不和氣呢？H君得罪了他嗎？H君

住在這樣房主人的院子裡實在不相宜。他的朋友多半是窮的。我想着，反正明天我就算有着職業的人，少來兩次吧，不要使 H 君爲難。

H 君的住所我怕比起自己住的地方還熟悉，只要將那外扇門把手一拉，門下角就會擦着磚地響出啞啞唧唧的聲音來。我每次來總要把腳底的泥土或是積雪擦留在外面，省得使 H 君的女人擦地板時費力。今天呢，却顧不到這些了，耳朵和鼻子實在凍得有點兩樣，就連鞋底黏的「雪釘」也顧不得弄下。

二

屋子畢竟不同外面哪！過去好像是生活在兩個季節的世界裡。

他們還是同平常一樣，住在這個盒子式的小屋裡。H 君的女人給我一盃茶。H 君不在家。起始我的臉以及鼻子，耳朵……燃燒得傷心一般疼痛，加上無停止的噓嘸，把什麼全忘了。路上所想的有趣的事情……甚至 H 君的女人向我問什麼話也全忽略了。

我剛安下心喝了一口茶，接連身上起了幾個寒噤，H君回來了，領口也結滿着白霜。

「冷！」一進門他叫着。「啊！還是你呀？」他抓過我的手，我很快的抽回來，他發見自己的手套沒除下，明白了我把手抽回來的理由了。於是他拍打着自已兩隻皮面手套說：「冷得和鐵一樣哩！」

暫時大家全喝茶，先不說話。同時我在想，該怎樣說給他們我有了職業呢？第一個計劃應該算失敗。

「我有職業了！」

「你嗎？真的？」H君起始真如我所想的，眼睛格外光亮了一刻，可是接連他的眼睛便垂視到兩隻手捧在胸前的茶盃子裡，藉便喝了一口茶，嘴角嚴緊了一下。

「什麼職業？還是書記？」這是H君的女人問的。

「當然啦！除開這個還能有什麼職業給他？還用問？」H君好像不高興我做書記一樣，代作了個回答。

「每月多少薪水？」這還是H君女人問的。

「還沒規定數目——」我說。

「至多是二十元錢！」H君說得很確定，在我心裡却是把握到三十元：十元寄家，十元吃飯，另外十元可以每月檢查一次病。餘下的隨使用，偶爾再到那小酒館喝半盃酒多吃一片灌腸也是無妨礙的。大個子有絡腮鬚子的掌櫃一定還是那樣親切；看宿舍的老頭子也應該給他一塊錢了……

「這總比長年失業要強些了！」H君的女人帶着安慰的口氣這樣說。H君這次却把手裡的水盃子沉重的放在了桌子上，盃子裡的水幾乎濺到外面，憤慨的說：

「爲了二三十元錢就把一個人活活埋葬了？」我同H君的女人全不知道他這話是怎樣的來由。全默着，H君接着說：「他……病着……到這樣程度，還得工作……」「抄寫」對於你的病最不適宜的，知道嗎？這還不是活埋，是什麼？」

我的噎噁鬧起來了。屋子裡暫時是被我的噎噁充塞住。

長時間我們喝茶，不交談。

窗外有人在說話，聽出是管門人的聲音。他用手拍彈着窗上的玻璃說：

「H先生，你的朋友還不走嗎？十點多了。」

我伸手取我的帽子說：「我要回去，明天還要去上班。」H君却攔住我。他說外面太冷，同時他回答管門人：

「鎖你的門吧！我的朋友今夜不走了——爲甚麼近來總是這樣麻煩呢？」

我想着那來時的江風，雪，老頭子……

「住下嗎？」管門人一半是遊戲一半是認真強調着聲音接了說：「住下？」

「住下的——」

「我們老爺有過命令……年頭不好……人是不保準的。」管門人嘴裡咕囔着走了。H君還是接近的挺立在窗口，半晌屏止着呼吸。我把他拖到桌子邊坐下說：

「還是我走吧？」

「不——這些仗主子權勢的狗頭們！常是這樣麻煩人。」H君狠狠罵了一句。這罵對於我似乎也感到一點痛快。

「近來的戶口實在太嚴呢！這難怪他們有錢的人。」我想解消H君的氣忿，說着。

『嚴！嚴就該凍死活人麼？』H君從氣忿轉到了嘆息。這樣H君的女人也在內交溶的發揮了一些不必要的議論。我也就決定當真的住下了。

祇有一張床，還是那樣的狹窄。平常睡他們兩個人看來也不會有富餘。接着我們便開始討論這睡的問題。H君主張他們在地板上睡，讓我在床上。理由是因為我有病！這理由當然不能成立了。H君的女人一樣也是半病着的身子，一遇了涼會馬上就復發。至於我呢，是流浪睡宿慣了的人，什麼地方總是相宜的。我的主張還是要他們照舊的睡，只要給我什麼墊身子的就完了。反正有壁爐，就睡在壁爐的下面，再加上我的外套，已是萬分的相宜。我和H君爭執着，H君的女人只是笑，她沒有主張。最終還是仍然從了我，他們把兩條被子抽給我一條，那小鐵床的背脊，馬上就消瘦下去。

就這樣每人蓋了自己的外套睡着。

嗟嗽此刻好像被遺忘了樣，已經許久沒出現。我仰臥着身子，用一隻手反覆的，反覆的……撫摸着壁爐的脚；眼睛睜大的釘視着對面滿發蒼白的窗口；心裡感到一種稀有過的安

聽到了H君和他女人的對白了。想來他們日間太累，這時候正應該休息一下。自己盼望自己的噓嗽不要再鬧起來纔好。

這裡不如我住的地方安靜，這般時候還能聽到大街方面的聲音。我想着宿舍裡那些不同的人們該回去了吧？噴着酒臭，咬着低級的香煙……講談着奇妙的故事……今夜他們一定要高興，我的噓嗽不會再擾害他們的談話和安睡了。現在應該正是他們爭辯得最利害的時間了。那個掃街的禿頭，又該唱起小曲子來……還有……也是我噓嗽得最起勁的時候——想到這，喉嚨裡像有什麼活的小東西在開始搔爬。不敢移動，輕輕將撫摸壁爐脚的那隻手掩了嘴巴，這樣即使噓嗽起來也不會有太大的響聲發出，床上睡着的人也不至於驚醒。那一定够累了，不然怎能睡得如此香甜？如果職業順手——總不至像H君料到那個數目——必須要到醫生那裡去檢查，病漸漸好起來，夜間睡眠一定我也能這樣香甜的啦——噓嗽輕輕震蕩了幾下，便像遭到碰壁的囚獸一樣回去了。

剛剛有點朦朧，一切意念也完全隨着朦朧……大門外接連有汽車嘍嘍響叫，又像已經停止了的样子。可是並沒聽到嗽喇叭。我疑心這又許是什麼「夜間檢查」吧？在我的宿舍裡日本

憲兵協同管區的警察，還有手裡抓着手槍的暗探們……時常去檢查。情形和這很相像，汽車也祇是哐哐地響，就是不撒喇叭……不過時間還應該比這晚一點。我想喚醒H君，使他準備準備，可有什麼容易惹禍的東西露在外面。如不穩當的小說和文章底稿之類。

還不待叫醒H君，我的噓嗽却醒起來。等到把要嘔吐的東西吐過了以後，噓嗽也斷了去。噓嗽的聲音已經聽不到，有的祇是女人的說笑，和很雜沓的腳步響。我有點安心，這許不是什麼日本憲兵夜間檢查了，多半是房東的女兒們從什麼場所才回來。H君的房東的女兒們，我是常常見的，衣服穿得全很出色！

那面的房門距H君的窗口並不遠，大約十幾步。我聽清那個管門人正在門口向他的主人們報告我在H君房裡住宿的事，還在附加的說：

『那個人穿得很不整齊，看樣子……』

『你去告訴H先生一聲，就說我說的，警察廳有命令，年頭太雜，誰也不敢保管誰……他的朋友要是非住在這裡不可，講不了我就得掛電話，叫他們分所來個人檢查過了再說。當然日本憲兵隊也得通知一聲……』門響着，隨着女人們的哭聲也被門關了進去。但隱隱地隱